

雨寄乡思

儿时最爱观雨。
故乡的青瓦绵延如古卷，雨珠沿着檐间的凹槽滑行，在最后一刻纵身跃下，像无数支饱蘸往事的毛笔，在石板上洇开深深浅浅的墨痕。那时的雨带着苦涩，因为老宅的瓦面多有裂纹，雨落，母亲总要搬出陶罐接漏。夏夜，在淅沥的雨声里，她教我辨听不同器皿的回响：搪瓷盆清越，铁皮桶浑厚……
随着乡村振兴，如今家家户户住进了小洋楼。儿时记忆中红墙绿瓦的小房子，只剩下几座孤零零地错落在洋楼之间。六月底休假回家，恰逢雨天，妹妹提议“回老家看看，想家了”，我欣然应允。老宅早已改建为楼房，模样全非，唯一可喜的是下雨再也不用接漏了。风带着雨丝的温润拐进窗户，掠过书桌

麦忙

我的老家在河南地域的一个小村庄。
儿时麦忙季节，天气极热，金色的麦浪翻滚着热浪。家人戴着草帽，挥着镰刀，躬身前行。汗水顺着他们黝黑的脸颊、脖颈、脊背而下，砸进干燥的泥土里。小小的我，跟在母亲身后，任务是把她割倒的麦子拢成捆。一天忙下来，好累啊！弯腰，起身，再弯腰……只觉得那垄地长得没有尽头，麦子好多啊，怎么割都割不完。
然而，麦忙的苦里，又奇妙地掺杂着孩童才能咂摸出的甜。“歇晌”时分是天堂。树荫下铺开一张凉席，从井里打上来的水，冰凉甘冽，灌下去，浑身激灵，暑气顿消。麦垛堆成小山，我和小伙伴们在散发着清甜草香的麦秸垛里打滚、捉迷藏，玩得满头满脸都是草屑，笑声能惊飞田埂上的麻雀。黄昏时分，晒场上铺满了金灿灿的麦粒，家人用木锨翻扬，丰收的喜悦和扬起的尘屑弥漫在空气里。夜晚，躺在平房顶上，满天星斗低垂，四周是蟋蟀和不知名虫儿的鸣响，呼吸着新麦、泥土和露水的味道，疲惫的身体慢慢地在夜风里舒展，心里是满满的、踏实的安宁。
随着读书、考学、参加工作，我像一粒被风吹远的麦种，飘离了那片熟悉的故土。如今，联合收割机“轰隆轰隆”咆哮着在田野间穿梭，几个小时便结束了收割。儿时麦忙的场景，现在虽鲜少看到，但“汗滴禾下土”的艰辛，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。正如工程建设一样，循环往复，见证着节点兑现、工程完工。
每一次看到工人顶着烈日绑扎钢筋、浇筑混凝土，汗水浸透工装时，我总会在他们身上，看到当年父母在麦田里弯腰挥镰的身影，那种为了目标全力以赴的姿态，深深鼓舞着我。
也许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家、一缕乡愁，一片“麦田”。我的那片，永远定格在90年代末的豫东平原，金浪翻滚，热浪灼人，麦香在鼻尖弥漫，挥之不去。它是我回不去的故乡，也是我行走在城市钢筋森林里，脚下那份沉甸甸的底气来源。

我的老家在河南地域的一个小村庄。
儿时麦忙季节，天气极热，金色的麦浪翻滚着热浪。家人戴着草帽，挥着镰刀，躬身前行。汗水顺着他们黝黑的脸颊、脖颈、脊背而下，砸进干燥的泥土里。小小的我，跟在母亲身后，任务是把她割倒的麦子拢成捆。一天忙下来，好累啊！弯腰，起身，再弯腰……只觉得那垄地长得没有尽头，麦子好多啊，怎么割都割不完。
然而，麦忙的苦里，又奇妙地掺杂着孩童才能咂摸出的甜。“歇晌”时分是天堂。树荫下铺开一张凉席，从井里打上来的水，冰凉甘冽，灌下去，浑身激灵，暑气顿消。麦垛堆成小山，我和小伙伴们在散发着清甜草香的麦秸垛里打滚、捉迷藏，玩得满头满脸都是草屑，笑声能惊飞田埂上的麻雀。黄昏时分，晒场上铺满了金灿灿的麦粒，家人用木锨翻扬，丰收的喜悦和扬起的尘屑弥漫在空气里。夜晚，躺在平房顶上，满天星斗低垂，四周是蟋蟀和不知名虫儿的鸣响，呼吸着新麦、泥土和露水的味道，疲惫的身体慢慢地

然而，麦忙的苦里，又奇妙地掺杂着孩童才能咂摸出的甜。“歇晌”时分是天堂。树荫下铺开一张凉席，从井里打上来的水，冰凉甘冽，灌下去，浑身激灵，暑气顿消。麦垛堆成小山，我和小伙伴们在散发着清甜草香的麦秸垛里打滚、捉迷藏，玩得满头满脸都是草屑，笑声能惊飞田埂上的麻雀。黄昏时分，晒场上铺满了金灿灿的麦粒，家人用木锨翻扬，丰收的喜悦和扬起的尘屑弥漫在空气里。夜晚，躺在平房顶上，满天星斗低垂，四周是蟋蟀和不知名虫儿的鸣响，呼吸着新麦、泥土和露水的味道，疲惫的身体慢慢地

铁轮滚滚岁月如歌

随着一声长笛，朝阳爬上了山头，小鸟唱起了歌谣，家家打开了房门，炊烟袅袅升起。
再随着一声长笛，小伙伴们背上书包，三三两两，说说笑笑，奔向学校。我们的家就在铁道旁，我们的每一天，都与铁道相连。
我们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，淹没在火车嘹亮的笛声中，我们学走路时，迈出的第一步，合在了车轮滚动的节奏里。
白天看着一列列火车，把一吨吨的煤炭、钢材、粮食等种种物资运往城市乡村。夜晚听着咣当咣当的轮轨声，追着清风明月，驰向祖国的南海北疆。
即使遇上风嘶雨吼，云黑雾暗之时，遇上冰结霜凝，地冻天寒之日，钢铁巨龙，毫无疑

上泛黄的纸张，给尘封已久的初中课本打了个照面。从阳台垂流而下的“瀑布”，与墙根新长的鸡冠花、丝瓜秧子遥遥对望，相映成趣。雨后的初霁最是美妙，沿岸柳树、野花，近处菜畦、池塘蛙鸣，景色依稀如昨，清新美丽。
傍晚出门散步。村里早已实现村村通公路，不再是往日的田埂小路。我们挽着裤腿，看路面积水与晚霞交相辉映。“呀！你俩好久没回来了吧，怎么不穿雨靴？”原来是黄爷爷。小时候，他总爱笑眯眯地喊我们过去，从口袋里掏出瓜子花生。寒暄几句后，他又匆匆拿起镰刀走向麦田。
看着黄爷爷，我想起了儿时的农忙。那时候，我总跟在大人后面有样学样地

挥镰割麦，可麦秆偏与我作对，要么割不断，要么参差不齐。农忙最怕下雨，雨水会使籽粒发霉，影响收成。在农村，雨天从来都是休息日，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。即便做些家务，也都被视作休息，这传统至今未变。
雨丝斜打脸上，我和妹妹送黄爷爷回家。村东头桥上传来熙攘的“拉呱”声，夹杂着孩童嬉闹；村口小店飘出“微信收款”的提示音，乡村生活已与时代同步。暮色四合时，家家灯火次第亮起，宛如星星坠入大片大片的玉米田里。那条见证故乡变迁的小河，正裹挟着被雨水浸透的故事，带着邻里间的温情絮语，潺潺洇向远方。
雨还是那雨，乡已非那乡。唯有记忆中的雨声，依旧在时光里滴答作响。



《夏日清荷》

王永飞 摄

你好 明天

当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，世界便开始生长新的故事。
有人在凌晨的菜市场，为新鲜的蔬果系上红绳，有人在写字楼里，把昨夜的方案揉碎重写，有人在田埂上弯腰，种下比春天更早发芽的种子，有人在工地绑着钢筋，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。这些平凡的坚持，都在诉说同一件事：明天，永远值得期待。
我们曾在寒冬里数着日子，等待一场花开；在暴雨中握紧伞柄，盼望一道彩虹；在失意中充满期待，憧憬一个未来。生活或许偶尔泥泞，但希望从不缺席，就像暗夜的萤火虫，微光汇聚成星河；像破土的嫩芽，倔强顶开压着的石块。
你看，街角修鞋匠的工具箱里，藏着三十年的老手艺，也藏着对老街坊的承诺；图书馆里伏案的年轻人，笔尖划过的不仅是纸张，更是跨越山海的向往。那些被生活

磨出茧子的双手，正悄悄编织着明天的模样。
你听，巷口老槐树的年轮里，刻着孩子们追逐的笑声；深夜便利店的暖光下，交融着加班人接过关东煮时的“谢谢”，让冬夜都有了温度。这些细碎的温柔，像拼图般拼出生活的全貌，告诉我们，明天的美好，早已藏在今天的每个瞬间。
明天，是写给生活的情书，它允许我们带着伤疤起舞，在裂缝里寻找光。就像沙滩上的贝壳，曾被海浪反复冲刷，却将孕育出珍珠，就像远航的船帆，即便沾着咸涩的海风，也始终朝着灯塔的方向破浪前行。
明天，是写给生活的情书，它允许我们把眼泪写成诗行，将挫折折成纸船，让每一次跌倒都变成起舞的理由。就像候鸟终将穿越风雪，就像溪流终会奔向大海，我们也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，靠近那个闪闪发光

色，一往无前！
淘气的我们，有时跑到车站候车室里去玩耍。常常看到十几节载满旅客的车厢，被火车头拖着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在站台边停下来。
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依序走出车厢，有的拖着沉重的行李，一脸疲惫；有的提着时尚的皮包，一脸阳光；有的牵着孩子，一脸期盼；有的迎上接站的亲人，一脸欢笑。
我们惊叹，火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，能将东南西北中不同地域的人集中在一起？能让工农兵学商不同身份的人共坐在一处？
我们自家的父亲、兄长、姐姐，邻家的叔叔、阿姨、大都在铁路工作。

一年四季，他们没有星期天，没有节假日，在多少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，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
用他们坚实的臂膀为列列火车保驾护航，用他们满腔的热忱送千千万万人返土归乡。而他们却无暇陪伴自己年迈的父母，幼小的儿女，无法吃上一口热热的团圆饭，喝上一口浓浓的暖身汤。
条条铁道上流淌着他们辛勤的汗水，节节车厢里穿梭着他们忙碌的身影，个个岗位上挺立着他们高大的身姿。
多少个白天，他们没有时间去陪伴家人欣赏繁花、茂树、云水、山光。多少个夜晚，他们守护着站台、线路、隧道、桥梁。

他们同铁轨一样，永远挺着折不弯的脊梁。他们同车轮一样，永远追逐不落的太阳。他们的青春，热血，年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铁路事业。
他们为共和国的经济发展、繁荣昌盛书写着灿烂辉煌的篇章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当年的平房换成了高楼大厦，当年的蒸汽机车换成了高铁动车。
但没有换的是，我们身上仍流淌着铁路人的热血，我们心中仍盛载着铁路人的激情。我们的肩膀，担起了父辈的责任；我们的双手，接过了父辈的信赖。今天我们正驾驶着梦想的列车，奔驰在人生的万里铁道线上，一声笛响，直向前方！



《夏日清荷》

王永飞 摄

你好 明天

当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，世界便开始生长新的故事。
有人在凌晨的菜市场，为新鲜的蔬果系上红绳，有人在写字楼里，把昨夜的方案揉碎重写，有人在田埂上弯腰，种下比春天更早发芽的种子，有人在工地绑着钢筋，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。这些平凡的坚持，都在诉说同一件事：明天，永远值得期待。
我们曾在寒冬里数着日子，等待一场花开；在暴雨中握紧伞柄，盼望一道彩虹；在失意中充满期待，憧憬一个未来。生活或许偶尔泥泞，但希望从不缺席，就像暗夜的萤火虫，微光汇聚成星河；像破土的嫩芽，倔强顶开压着的石块。
你看，街角修鞋匠的工具箱里，藏着三十年的老手艺，也藏着对老街坊的承诺；图书馆里伏案的年轻人，笔尖划过的不仅是纸张，更是跨越山海的向往。那些被生活

磨出茧子的双手，正悄悄编织着明天的模样。
你听，巷口老槐树的年轮里，刻着孩子们追逐的笑声；深夜便利店的暖光下，交融着加班人接过关东煮时的“谢谢”，让冬夜都有了温度。这些细碎的温柔，像拼图般拼出生活的全貌，告诉我们，明天的美好，早已藏在今天的每个瞬间。
明天，是写给生活的情书，它允许我们带着伤疤起舞，在裂缝里寻找光。就像沙滩上的贝壳，曾被海浪反复冲刷，却将孕育出珍珠，就像远航的船帆，即便沾着咸涩的海风，也始终朝着灯塔的方向破浪前行。
明天，是写给生活的情书，它允许我们把眼泪写成诗行，将挫折折成纸船，让每一次跌倒都变成起舞的理由。就像候鸟终将穿越风雪，就像溪流终会奔向大海，我们也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，靠近那个闪闪发光

色，一往无前！
淘气的我们，有时跑到车站候车室里去玩耍。常常看到十几节载满旅客的车厢，被火车头拖着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在站台边停下来。
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依序走出车厢，有的拖着沉重的行李，一脸疲惫；有的提着时尚的皮包，一脸阳光；有的牵着孩子，一脸期盼；有的迎上接站的亲人，一脸欢笑。
我们惊叹，火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，能将东南西北中不同地域的人集中在一起？能让工农兵学商不同身份的人共坐在一处？
我们自家的父亲、兄长、姐姐，邻家的叔叔、阿姨、大都在铁路工作。

夏痕

阳光偏爱右脸时
蝉鸣响起
轻轻，轻轻地
回荡在我的耳畔

左颊还烙着莲蓬的胎记
蜻蜓点破水彩的梦境
而河岸边，朵朵青荷
正用裙摆兜住芬芳

蝉鸣声声，像浪花翻滚
热烈、汹涌地掀起
一夏未央的欢舞

月间

裁半匹暮色纺月光
柳梢悬着未系紧的银钩
蛩音便从指缝溢出来
漫过银河堤岸时
惊起两粒隔河相望的星子

桂树影在宣纸上蔓延
吴刚的斧刃凝着霜
每落一次就震碎
瓦檐下偷听的童年

爷爷的蒲扇摇啊摇
把嫦娥的广袖摇成
稻浪里起伏的传说
而我的眼睛是
不肯坠落的
另一轮月亮

南艺恩

的自己。
明天，是未拆封的礼物，是空白的画布，是跌倒后依然能触到的温暖手掌，它允许你把遗憾写成序章，将热爱种进土壤，让每一次尝试都成为星光。
明天，是未熄灭的火种，是未写完的诗篇，是未走完的征途，它允许你把怯懦锻成铠甲，将迷茫谱成旋律，让每一次驻足都化作蓄力的起跳。就像春笋总在雨后拔节，就像星火终将燎遍荒原，我们也在年复一年的守望中，长成自己生命的拓荒者。
亲爱的年轻人们，不妨放下昨天的疲惫，向明天伸开双手。新的机遇正在路上，未知的风景即将登场，你我皆是故事的执笔人。
因为相信，所以看见，因为前行，所以希望，所以企盼，所以祈祷。明天，与更好的自己，不见不散。

他们同铁轨一样，永远挺着折不弯的脊梁。他们同车轮一样，永远追逐不落的太阳。他们的青春，热血，年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铁路事业。
他们为共和国的经济发展、繁荣昌盛书写着灿烂辉煌的篇章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当年的平房换成了高楼大厦，当年的蒸汽机车换成了高铁动车。
但没有换的是，我们身上仍流淌着铁路人的热血，我们心中仍盛载着铁路人的激情。我们的肩膀，担起了父辈的责任；我们的双手，接过了父辈的信赖。今天我们正驾驶着梦想的列车，奔驰在人生的万里铁道线上，一声笛响，直向前方！

杨淑英